

『皇軍的偉績』



尤兢作  
抗戰獨  
幕劇集

中國  
國務院  
室書

刊叢劇戲

「**續偉的軍皇**」

著 兢 尤

售 經 總

店總口漢司公誌雜海上

司公誌雜海上



刊叢劇戲

「續偉的軍皇」

著 兢 尤

出版物：漢 1 號

甲 項：漢 1 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1937, 10, 28初版

1-2000册

售 經 總

號二十六路通交：口漢

店總口漢司公誌雜海上

號四二三路馬四：海上  
前廳財路北漢永：州廣

角 四 價 實

# 目次

「皇軍的偉績」

..... 一三四

在關內過年

..... 一三六

搜查

..... 一四五

「續偉的軍皇」

人：

難民

難民婦

老難民

小孩

青年

「皇軍的偉績」

日寇甲

日寇乙

日寇丙

日寇丁

日寇戊

日寇官佐

知識分子

小商人

我軍若干人

幕：

遠遠的大砲聲，飛機聲。

街頭，店舖的門窗緊緊地閉着。

弄堂口，沒有人影和聲息。

一會兒之後，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從弄堂內出來。

日寇甲乙匆匆出，弄左有聲音，日寇急忙地退入。聲音過去，再小心地出來。打兩旁的店舖門板，沒有人的回響，兩寇往右方走。左方又有聲音，三五難民扶老攜小上。

遠遠一大砲極響，小孩哇地大哭……

難婦 (急掩孩口) 討死了!

難民 (一手提着包，急用扶老) 一手握拳對小孩) 哭!

老人 (無力地坐下) 唉，你們快逃吧!

難婦 (急來扶他) 公公!

小孩 媽!

(左方又有腳步聲)

難民 快，東洋兵來了! (扶老人，老人不肯起。)

(大家着急)

老人 | 阿根,你帶着小阿寶快逃吧!我,我……

難婦 公公!

青年 (從左面) 你們……

難民 我們……

青年 你們要逃命,快!(指左方)快逃!

難民 我們是那面逃過來的……

青年 前面不能去!

難民 你……

青年 別噀囉,快!(指左面)我是好意!前面不能去,往後面逃,還來得及!

(大家正預備走)

(寇丙突然從弄堂內出)



（青年幫着扶難民老小，急往左方逃下）

（寇丙急拔槍追下）

（槍聲兩響）

（寇丙拉難民及青年回，邊打邊拉近弄堂）

（難民往後看，日寇再打，拉入）

（左方呻吟聲）

（飛機聲）

（弄堂內日寇叱罵聲，鞭打聲）

（青年，難民及日寇丙，搨沙袋自弄堂內出，放下，轉身急入）

（右方剛才走去的日寇甲乙，拉一戴眼鏡的知識分子和小商人上，後者經過地

上沙袋時，跌一交，日寇驅入弄堂去）

（青年及難民等再搨沙袋出，日寇丙指揮疊在右方馬路上）

（知識份子和小商人極艱難地各搗沙袋出，日寇甲在後鞭打，知識份子放下沙袋時，  
袋時打下眼鏡，俯下去找，再被打）

（日寇乙與丁搬機關槍及子彈箱出，後隨日寇戊及「小官佐」）  
官佐（指揮，看地圖，對寇戊）前面放哨，××步，站上崗位！

（日寇戊提槍前去）

（沙袋堆好架機關槍）

（左方呻吟聲未絕，難民偷偷地朝後）

商人 謝謝你們，放我走吧！

官佐（怒目）

（小商人左右顧，打算走）

（日寇甲見偷走的難民，急上去抓住，打拉回）

（小商人駭，不敢走）

寇甲

(官佐把地圖及工事看了看點頭表示好了)

(指中國人)支那人(做殺的姿勢)殺。

(寇佐搖頭,以手指酒杯,形作唱狀)

(寇甲點頭,入弄堂去)

(前面一陣槍聲)

(寇佐指揮預備放槍)

(寇兵等倉皇伏沙袋後,瞄機關槍)

(四個中國人也伏下,難民不時回頭看後面)

(前面槍聲停)

(日寇甲持一個藥水瓶,一隻小碗出來)

(日寇丙丁用槍把四個中國人分在兩邊)

(日寇甲倒藥水給小商人,小商人不接受)

寇甲 快快喝下去！

商人 （接，不敢喝，寇甲威逼他。）什麼東西！

寇甲 快快的喝。仙丹，喝了長生不老的！

寇等 （笑）哈哈。

（寇佐入）

寇甲 （對青年及難民）你們，全喝這長生不老的仙丹！

商人 （輕聲就近問知識分子）什麼？

知識 （輕聲）硝鎊水！

商人 （駭極）硝鎊水？

（寇乙制止說話）

寇甲 （把碗拿給知識分子）你的先喝！（對方不接收。）你的不喝（還是不接受。）真

的不喝（還是不接受）馬鹿！（把硝鎊水潑在知識份子的臉上。）

知識 (雙手掩面) 強盜禽獸! 畜牲! 你們是全人類的仇敵!

(被寇乙打倒在地上)

知識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寇甲

(拔槍打死知識分子，對其餘的三個) 誰不喝就死! (再倒，把碗放在地上，用槍對小商人) 你的喝不喝? (小商人面無人色) 你的喝不喝? (對難民，難民發抖) 你的喝? (對青年)

(三人面面相覷，小商人拭淚)

寇丙

(指地上死屍) 你們要學他一樣?

(難民拭淚)

寇丁

快快的，喝還是死快快的!

(寇等槍對三人，死寂的空氣中靜一會兒)

(青年無言，走上前去拿起碗來)

寇等  
(一齊鼓掌)

(小商人和難民呆若木雞)

青年

(舉碗) 中華民國萬歲!

(寇等一齊把槍對他)

青年

(喝) ……

商人

(難民同) 呀——

青年

……(吐出所喝的一小口水,向前撲倒下去,潑了水,打碎碗,同時有意地把地上的瓶子也打翻了,撲在地上不動)

(寇乙踢,地上的不動,寇等交換獠惡的笑,指難民及小商人)

(寇甲點頭做自己入弄堂的姿勢)

(寇等點頭)

(寇甲入弄堂去)

(前面槍聲)

寇戊 (倉皇地) 支那兵衝來!

(寇佐及寇甲急出) 報告, 支那兵衝過來!

寇佐 快去報告, 請援兵! (寇等急入弄堂去)

(槍聲漸近, 日寇惶然)

寇佐 (指揮小商人及難民把死屍弄過來)

(兩人各抱起地上死屍, 照所指示的把死屍放在沙袋前面)

寇佐 (用槍對兩人) 你們也一樣!

(兩人被逼和死屍同樣仰躺在沙袋上面, 向前方)

(日寇急躲在沙袋後, 瞄弄機關槍)

(聽得見中國兵喊衝殺聲)

(沙袋前的兩人哼叫)

寇佐 (用槍逼) 你們叫, 叫「救命」, 「救命」不叫, 我打死你們!

(槍聲, 喊聲更近)

寇佐 (催) 叫, 快叫救命!

(看得見我華軍了)

寇佐 叫!

難民 (大聲叫) 弟兄們這兒有敵兵!

商人 中華民國萬歲!

我軍 (遙叫) 老百姓, 逃開!

(兩人起, 被後面的日寇開槍打死, 倒地)

我軍 衝呀, 殺! (衝上。)

(日寇機關槍掃射)

(我軍前面的人中彈倒, 後面的伏地往前爬)



青年（突然用肩扛起日寇的機關槍，推倒）

日寇（駭得莫明其妙）

青年（奪槍一一擊斃日寇）

（弄堂內有日寇衝來聲）

青年（招手我軍，指示弄堂口）……

（青年中流彈倒地）

（我軍衝上）

（弄堂內發出密密的槍聲）

（我軍急以敵人的機關槍對弄堂掃射）

（一會兒，弄堂內寂無聲息）

青年（哼叫）……

（我軍扶青年起）

（青年撕衣出便衣隊符號）

我軍 便衣隊同志！你幹得好！

（我軍爭與握手，檢查他的傷口）

（青年指被硝鎚水爛了的嘴，指地上的瓶子，指知識分子，難民，小商人等的死

屍）

我軍 （拾起地上的硝鎚水瓶子）強盜，這些沒有人性的禽獸！

衆人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青年用口與手的動作跟着喊，傷痛，倒地）

（大砲聲）

（飛機聲）

——完——

在關內過年

人：

九兒——五歲多的女孩

九兒的媽——三十多歲

九兒的祖母——六七十歲

鄰婦——她們的同鄉

第一男人——撐破傘

第二男人——青年

第三男人——穿黑雨衣

時：

舊曆大除夕

地：

上海

景：

平房，簡陋破舊的屋子和用具。一門通外面，一門連內室。桌和凳之外有一張舊竹躺椅，椅邊燒着一盆火。

幕：

遠遠地有斷續的損炮聲，人聲，買賣年糕春捲皮聲，天竹臘梅水仙花聲，香瓜子長生果聲，中夾雜着收買洋瓶申報紙和爛東西聲。淒寂的舞台上只火盆里的火在半明

半滅着。

九兒 (在門外) 媽媽。

母親 (在門外) 進來，九兒。

(門開，母親提着一隻筐子進來。筐裏有一包灰麵，一小塊豬肉，一把大顆的白蔥和些別的。)

九兒 (跟進來) 媽，你買了鞭炮沒有？(搶着筐子看。)

母親 (放下筐子，到睡屋門前推開門，往內張了一張，轉身到火盆前烤手。)

九兒 (把筐子裏的東西取出來，先拿出大蔥和一小塊肉) 就這麼一點兒肉，一點兒東西呀？人家全買很多東西過年的。(撒嬌地) 唔，唔——(失望地把蔥扔在地上。)

母親 當心把灰麵弄翻了，瞧我不打你！(把灰麵包捧在桌上。)

九兒 鞭炮，媽，你幹麼不買鞭炮？人家多有那麼老長老長的鞭炮，掛着等過年放呢……

母親 九兒你聽媽說……

九兒 唔——不，媽什麼也沒買，過年了，什麼也沒有，人家多……

母親 人家有爸爸哪，你……

九兒 你跟奶奶不是老說爸爸就要回來的麼？

母親 唔，等你爸回來，他買很多很多的東西回來。

九兒 買肉還買魚……

母親 唔。

九兒 咱們也買鞭炮，老長老長的，比小鼻子他們的還長。

母親 唔，還長……九兒，去玩兒吧，回頭媽包餃子，包蔥花餃子給你吃。

九兒 唔——不，我要銅板，媽，你給我銅板……

母親 要銅板幹麼？

九兒 買攢炮，小鼻子他們多有攢炮呢。

母親 九兒乖，九兒不要攢炮。

九兒 要，攢炮好玩。

母親 聽媽說，奶奶睡着，她病了，你一擻攢砲，把她噪醒，她又要罵人了。

九兒 唔唔——我要攢炮！

母親 你忘了奶奶的脾氣了，病得瘋瘋癲癲的，瞧她不揍死你！

九兒 我不，我買了攢炮到外面去攢。唔——我要……

母親 方才我出去的時候，給你的兩個銅板呢？

九兒 早買了攢炮攢完了。

母親 什麼？一會兒功夫，就攢了兩個銅板？

九兒 小鼻子欺侮我們，要跟我們打仗，他說我跟小毛頭、癩子的攢炮沒有他的多，不敢跟他打仗，我們就跟他打了一仗……還是我們打贏的……

母親 你就把攢炮打完了。

九兒 媽，你給我銅板，我們再買一攢炮跟小鼻子打仗去……

母親 別跟他們打了，媽包餃子給你吃。

九兒 唔——，要打，要跟小鼻子打仗……

門外 拍！（一聲攢炮）九兒，九兒（幾個孩子的聲音）快出來！（門打得冬冬響）

九兒 媽，瞧，他們打到門口來了。

母親 不要理他們……

門內 （老祖母的聲音）誰呀？

母親 瞧……：媽，是我跟九兒。

門內 門響，不是牛兒回來了麼？

母親 不是，是些小孩子鬧着玩兒的。

門內 唉，牛兒怎麼還不回來……

門外 拍拍。（又是幾聲攢炮，九兒跑了出去）

祖母 （眼睛不方便，摸摸索索，跌跌撞撞地衝出來）什麼，天已經黑了麼？人家放鞭炮過



年了，牛兒還沒回來……

母親（忙去扶她）媽，還早呢，不是放鞭炮……

祖母 你又騙我了，方才不是放鞭炮麼，劈劈拍拍的，哼，我眼睛瞧不見，耳朵可沒聾呀！

母親 是小孩子們摔擲炮玩兒的。你聽……這那兒是過年放的鞭炮……（門外遠處有一兩聲擲炮。）

祖母 這真是叫人呆不慣的鬼地方，在咱們關東，那兒有這樣輕易讓娃兒們隨便放一個鞭炮的。什麼神都在臘月廿四灶神爺上天那時候祭完了，祇等今天晚黑邊，闔家吃餃子，喝團圓酒，不到封困關門，是不讓放鞭炮的。（重重地）那有這樣輕易讓娃兒亂來的……

母親（扶她到竹躺椅前）您坐着向會兒火吧。（自己退回去弄葱。）

祖母（坐）唉，這火有什麼向的。

（九兒回來，把門推得很響。）

祖母 (立) 誰呀?

九兒 我, 奶奶。

祖母 九兒我以為是你爸回來了呢。

九兒 外面下雨了。

祖母 又下雨那末你爸爸回來要淋濕衣服了……唉, 雨, 雨, 儘是雨。咱們家鄉, 只下雪可

多好……

九兒 媽, 你餃子怎麼還不包呢?

母親 這不在弄大葱預備餡兒了麼。

九兒 快和麵呀……

祖母 (突然) 什麼, 你在包餃子?

母親 我買了點灰麵來包蔥花肉餃子……

祖母 怎麼你不指望你丈夫回來了?

母親 怎麼不指望，咱們一家子不全在等着他回來麼！他來信說接咱們回關東去，去年過年沒見他來，今年一定會來接咱們的……

祖母 (發起脾氣來) 哼，你在包餃子，還是蔥花肉餡兒的，你不明明在打算過年麼？

母親 不過年也得吃東西……

祖母 哼，我可不在這兒吃餃子過年。

母親 (謹慎地) 再說，人家都在忙着過年，買這樣買那樣的……

祖母 別反駁我。

母親 ……大人能不在意，小孩兒看着人家這樣那樣的東西，早糾纏着吵得什麼似的。

祖母 哼，吵，人家孩子有爸爸，你的九兒呢？

母親 (感傷) 這能怨我麼？不是鬼子鬧亂子，咱們不會拋下家鄉奔關內來，不是上海找不着活做，九兒的爸爸不會扔下咱三口子回關東去。弄到現在這樣……

祖母 唉……

母親

……

九兒

（天真地）奶奶，小鼻子說的，他們過年吃飯，吃白米飯，吃很多很多的菜，桌子上擺不下那樣多的菜呢！

祖母

孩子，那是他們關內人的規矩，咱們過年最要緊的是吃羊肉蔥花餃子，吃了餃子過年運氣好，地裏豐收。九兒別跟你媽鬧，等你爸爸回來接咱們回關外去吃餃子過年，吃多大的餡兒的。

母親

再說吧，九兒的爸爸回來，也得吃東西的。

祖母

呵，對了，牛兒一到家，他準會嚷着肚子餓的，他的脾氣從來是不愛在路上吃東西的……

母親

是呀。

祖母

那末，九兒的媽，你趕快和麵包餃子，讓他一回到家裏就有得吃。唉，聽說鬼子在咱們關東鬧得很不太平，這孩子幾年來不知怎麼過活的。咱們從前的家產全給鬼子沒

收去了，牛兒在掙錢，掙錢來接咱們三口子回去，那一定夠辛苦了，讓他回家來也吃頓好的……你買了羊肉沒有？

母親 買了一點兒豬肉，這兒羊肉貴極了。

祖母 唉，從前咱們在老家裏過年，豬羊要宰十來口的，反正自己有的是羊子，豬也是自己家裏養的。

九兒 (饞起來了) 唔——媽，我要吃羊肉，奶奶，我要到老家去過年。

祖母 等着你爸爸回來接咱們。

(門外有敲門聲。)

祖母 九兒快去看，是不是你爸爸回來了！

母親 (去開了門) 是恁呵，大嬸！

(九兒溜了出去。)

隣婦 好大的雨，「乾冬至濕年朝。」這話真靈，今年冬至那天晴了，今兒可就下着雨。

祖母 誰呀？

隣婦 是我，老奶奶。

母親 是隔壁的大嬸兒……

祖母 呵，是你，我還以為是我家牛兒回來了呢。

隣婦 真是牛哥，怎麼還不見到家呢？今兒大除夕了。

祖母 是呀，他說定了接咱們回關東老家去過年的，去年沒來，今年一定會回來的。

隣婦 捎（帶的意思）信來了嗎？

祖母 還是前年捎信來着……

母親 大嬸，這兒向火吧。（移凳近火邊。）

隣婦 呵，大嫂，我想借你們一點兒茶葉來着，明天大新年朝上要來了鄉親，連杯茶也吃不

成呢。唉，這年真過得……

母親 不瞞您大嬸說，我們的茶葉瓶兒，空着總有三兩月了！

隣婦 那就算了，反正明兒要來的鄉親，也跟咱們差不離……

母親 坐了向向火，大嬸。

隣婦 （坐下）你們倒還生着火，我們連點柴都找不出，孩子們直哭嚷着冷呀冷的……

祖母 我們這火是爲我生的。大嬸，生這麼點兒火可比吃肉還貴呢。其實這樣的火有什麼

向的，不是麼？大嬸在關東過冬天可過得比樂呀！

隣婦 對了，地裏的糧食全收割了，整個冬天就在屋裏烤火。

祖母 說得是呢，屋外厚厚地積着白雪，屋裏暖暖地燒着紅火，男人們圍着火煮野豬肉，剝

兔兒皮，咱們娘兒們呢忙着給他們燙酒，樂一陣子，睡上暖和的坑去，可多舒服！

隣婦 唉，這舒服的生活可給鬼子一箍腦兒搶去了！

祖母 咱們硬在這兒受罪！

母親 在這倒霉的地方，遇着過年過節，真比死還難受！

隣婦 不過，這兒還算好呢，聽說現在在關東，鬼子可真不讓咱們有活命……

祖母 什麼你說這地方對於咱們這類子人有什麼好處嗎？

隣婦 不，我是說這兒總比在鬼子手下強點兒。

祖母 我瞧就不見得，這屋子就住不慣，你聽，風呼呼地吹進來，這兒還漏着雨呢，這兒有多少層多少層的洋樓，怎麼好我反正瞧不見，這種屋子可不趕咱們那些不漏孔的冬暖夏涼的好。

母親 咱們剛來到這兒的時候，李將軍他們招呼咱們住的采福里采壽里那些地方倒還不錯。

隣婦 不知是誰想的法子，說要送咱們到新疆去，又叫不願意去的都住到這兒一帶的平房裏來，等着政府救濟。好，一住幾年，看有誰來管一管咱們的死活沒有？

母親 呵，老杜的兒媳婦怎麼樣了？孩子生下地了嗎？

隣婦 前天就生了，是可老杜窮得沒有一文錢，沒有一寸布，孩子至今還裹在她媽懷裏。還有呢，西面老楊老婆因為過不了年，昨晚也上了吊……



母親 可憐老楊老婆也做了他鄉鬼了。老楊他怎麼過年呢？

隣婦 哼，他一見老婆上了吊，一摸身子涼了，就拍把破門一帶，不知溜那兒去了！大家在  
耿心他會去跳黃浦江呢！

母親 唉，咱們爲什麼多是這麼命苦！

隣婦 昨晚有幾位老鄉還在說呢：咱們關外人，別只有兩條路，一是乾脆裝孫子，當鬼子的奴隸，走狗。不就得跟鬼子拚命！

祖母 (突然) 回去，回關東去過年，我死也得死在老家裏的！

(門外有叫賣桂花年糕，春捲皮的聲音過去。)

祖母 (變態地) 去，去，我們不過年，不在這兒過年，不買這些鬼東西去，去……

(聲音遠去。)

(門外有人聲。)

祖母 誰？

聲音 (大門外) 年錢, 過年了, 恭喜恭喜, 年三十夜, 收點過年錢! 恭喜恭喜……

祖母 (立) 過年, 過年, 又是過年……跟你們說了我們不在這兒過年……我們要

回關東去過年的……

聲音 年錢, 恭喜恭喜……開發點過年錢……

祖母 我聽不得這聲音! (走, 摸摸索索地) 我還是不聽這些聲音的好……(一張凳子撞翻了, 鄰婦連忙去扶她進裏屋去……)

母親 (到大門前去) 什麼年錢?

一男 (附近地帶的起碼人, 小癩三, 專靠敲敲小竹槓, 拆梢爲生的, 撐着破傘在門口) 恭

喜老板娘, 過年大發財……開發點年錢……小意思……

母親 什麼年錢不年錢?

一男 一年四季難得的……寬鴻大量, 老板娘不在乎……

母親 我們沒有錢……

一男 (形勢兇兇地) 什麼有沒有, 又不是向你求化……………這是例規, 一年到頭, 難得一

次……………

母親 是真是沒有錢嘛……………

鄰婦 (早送了祖母出來) 請你等一會兒再來, 此刻他男人還沒回來……………

一男 (不高興地) 年三十夜, 牽絲扳藤……………(走)

母親 什麼玩意兒……………

鄰人 這種吃空飯的人最不好惹, 不給他們一點錢, 什麼壞事情多會做得出來的。

母親 真是這個鬼地方……………

鄰婦 你婆婆今天好像沒有病一樣了, 好得多了!

母親 她這是怪病, 上午儘睡覺, 下午清醒起來就和好人差不多, 一到晚上病就發了, 瘋瘋癲癲地, 自言自語, 哭呀鬧的, 直鬧到天亮, 真把人都吵死了!

鄰婦 也難怪, 這麼大的年紀, 瞎了眼睛在外鄉, 什麼都過不慣, 遇到這樣過年過節, 自然是

難受的……

母親 誰好受呢！

鄰婦 牛哥兒回來就好了！

母親 說的是呀。可是誰知道他回不回來呢？還只有一會兒就過年了，年前不回來年後更沒望了……大嬸，他今天要是不回來，這年可怎麼過呵？

鄰婦 年還不是一樣過，只是你婆婆她老人的病……

母親 我正耽着這個心呢……

鄰婦 她犯起病來，瘋瘋癲癲的會不會自殺？

母親 自殺，我還耽心她會殺死別人呢！……九兒這幾天就怕挨近她。她一會兒把九兒疼得寶貝似的，一會兒就無緣無故的揍她……我呢，反正挨她罵罵也不算什麼……牛哥兒一回來就好了，能回去呢，大家回關外去，就使不能回去她老人家這病也會好起來的。她這是惦着兒子，惦着家鄉，惦出來的毛病……

母親 慌着慌着，誰不慌着呢？誰不指望他回來呢？只是恐怕早就沒他這個人了。以前新疆

來人說他不在新疆，長安來的人說那裏也沒有他這個人，從關外來的許多人那邊也都打聽不到他的消息，那末……

鄰婦 牛哥兒怕是幹了義勇隊了……

母親 (拭淚) 幹了義勇隊到就好了……

鄰婦 大嫂，別難受，等義勇隊把鬼子打跑了，牛哥兒自然會來接你們回去的。

母親 唉，要是沒有這老婆婆跟九兒拖累着我，大嫂，我真想討口也討回去找他的，找不到他，我也就跟着大夥兒一起幹，總比呆在這兒過這倒頭年，乾餓死的強！

鄰婦 大嫂，你有個男人指望指望，可比我強多了。瞧我，那年鬼子兵一到，男人就被抓去坑了自己呢，反正說了不怕你見笑，自己的身子也遭鬼子糟塌過了，還能做什麼人

……  
(嗚咽)

母親 ……你還有兒子的，我呢？就這麼一個女兒，要是……

鄰婦 可是，我活着，我要活着，瞧，總有那麼一天咱們的仇會報到的……

（母親把一件破衣服披到身上去。）

鄰婦 你要出去麼？

母親 我到從前住過的那些地方去走走。

鄰婦 真是，牛哥兒就回到了這兒，怕也找不着咱們了，三次四次的搬家，咱們這是被趕到上海的底里來了！媽的，看咱們還有從底裏翻起身來的日子沒有……

（兩人將出，九兒進來。）

九兒 媽，給我一個銅板，買攢炮！

母親 瞧，你的衣服，淋濕了。快在屋裏烤烤，伴着奶奶，我去候你爸去，回頭帶很多鞭炮來給你……

九兒 這麼老長老長的。

母親 你快去烤火，不許再跑出去。

(九兒烤火，兩人出。)

祖母 (在內) 九兒的媽，九兒……

九兒 奶奶。

祖母 你媽呢？……我這床上面又漏了，真是這倒霉的地方，儘下雨，儘下雨……(出)

你媽上那兒去了？

九兒 媽去候爸爸了。(扶她到竹躺椅前。)

祖母 乖孩子，咱們在屋裏候吧。(坐) 九兒，你愛老家麼？

九兒 愛，老家有羊肉吃，過年宰幾條豬……

祖母 對了，咱們回老家去過年。

九兒 奶奶，老家是怎麼樣的？屋子也這樣漏麼？

祖母 不，咱們老家冬天就不下雨，下雪，下多大多大的雪，比你這人還深呢！

九兒 奶奶，前幾天這兒下了雪，我們還跟小鼻子堆雪人，打雪仗玩的。

祖母 唔，這兒這麼一點點雪算得什麼；你生出來那年，老家的雪才大呢，唔，（自語地）就

是那年的中秋節，到了鬼子兵，九月你媽生了，就叫你九兒……

九兒 奶奶，我不要叫九兒，我要叫雪兒……

祖母 （繼續前調）第二年第一次下大雪那天，咱們就離開了老家，逃到關內來，第三年

你爸爸又回去了。唉，一去又是三年了！

九兒 （對她的話不感興趣地）奶奶，過年爲什麼要放鞭炮，老家也有擲炮麼？

祖母 放鞭炮是嚇唬鬼的。咱們老家從前沒有那麼多的小鬼，所以不像這兒那樣零零碎

碎地擲炮……

九兒 唔——奶奶，鬼，我怕鬼……

祖母 別怕，奶奶講個放鞭炮的故事給你聽……

九兒 唔，我要聽故事，奶奶快些講故事……

祖母 從前有個專欺侮咱們中國人的外國，把咱們的天搶去了，改叫元朝，那個元皇帝



一登基，他們所有的人就不幹活了，叫咱們中國老百姓每家供養他們一個人，那些人養在老百姓家裏就像老祖宗一樣，大家就管他們叫元禩子，那些禩子穿好的，吃好的，老百姓討老婆接兒媳婦還得讓禩子先睡覺。老百姓恨死了禩子，後來，大家想出一個法子來，殺盡那些禩子。現在八月中秋節不是吃月餅嗎？

九兒

月餅我吃過了，是小鼻子分給我吃的。

祖母

聽我講，月餅就是那時候行的，那時大家把想出來的那個法子做在月餅裏，分送給親戚朋友們，要大家照着這個法子做……

九兒

是什麼法子？

祖母

就是大家在過年這一天，就像今天晚上，請禩子喝醉了除夕團圓酒，封起困子關好門來殺禩子。怕一家殺了，別家不殺那就不得了啦，所以在月餅裏講定了放鞭炮爲號，鞭炮一響，大家就關起門來動手殺禩子，不讓一個人逃出門去……

九兒

今天咱們也殺禩子嗎？

祖母 (像沒有聽九兒的話) 所以今晚鞭炮一放, 封好困子關上門, 人就不能再出進了。

(天色漸暗, 遠遠地開始了鞭炮聲。)

九兒 奶奶, 出進了, 怎麼樣?

祖母 封了困子, 韃子鬼就出現了, 把留在門外的人抓了去……

九兒 那末爸爸呢? 人家在放鞭炮了, 爸爸還不回來, 要給鬼抓去了! 唔——奶奶, 我怕韃子

鬼, 聽人家在放鞭炮了, 韃子鬼要出現了……

祖母 呀? 放鞭炮了? 快到封困子關門的時候了, 你爸爸, 九兒你爸爸……

九兒 爸爸, 韃子鬼抓爸爸……

祖母 (興奮) 牛兒, 牛兒, 快回來呀……放鞭炮了……

聲音 (在大門外) 喂, 喂……

九兒 (駭) 啊! (撞至祖母懷裏, 幾乎把她撞倒。)

祖母 九兒, 誰呀?

一男 (推開門進來) 年錢……恭喜過年了，開發點年錢……

祖母 什麼年錢不年錢，你是誰，咱們不過年，不在這兒過年……

一男 假癡假呆，我管你們不過年，年錢總得拿點出來，一年四季，全靠今天了……

祖母 你是誰？要錢等我兒子回來……

一男 哼，等年三十晚上，還等你封了門再來麼……兒子，我就沒見過你家裏有個男人。

祖母 不，我有一個兒子的，他三年沒回來了！

一男 誰知道他回不回來？

祖母 不，他一定會回來，他說定來接咱們回關外過年的！

一男 年三十夜，沒有功夫跟你瞎說！

祖母 我不是瞎說……

一男 (自語) 乾菱藤榨不出什麼油，這塊豬肉，拿去過過年吧！(拿肉)

九兒 奶奶，他拿咱們的豬肉了，唔——豬肉……

一男 (把豬肉往鼻子上嗅了嗅，拾點破紙包起。)

祖母 你是什麼人？搶東西。這肉你不能拿去，這肉是留給我兒子吃的。

男人 媽的，你還沾老子的便宜。(重重地)你兒子早已死了，還是孝敬老子吧！

祖母 不，他沒有死，他活着，今天會回來的……

男人 (出去了。)

祖母 誰說他死了！他沒死，今天會回來的……

九兒 奶奶，豬肉，豬肉拿走了……媽媽，媽媽……(追出。)

祖母 誰說他死了，他沒有死……他會回來的……(在室內亂走，撞倒凳子，她瘋狂

地)牛兒，牛兒……九兒，九兒的媽……(伏在桌子上。)

(室內更暗。)

(一個被雨淋得濕透的瘦削的男人悄悄地進來，轉身推上門。)

二男 (炯炯的目光掃射了全室，急到火盆前烤火，僵硬的身子與手，開始抖動，見祖母還

沒有聲響與動作，乾咳一聲）咳！

祖母（急轉身）誰？

二男 對不起！

祖母（瘋狂地）呀？你，你，牛兒……你……你……

二男 老太太（聲音低沉，再咳一聲，略高）我——

祖母（狂喜）呀，牛兒，你（撲過來，撞地上的凳子幾乎倒下去）

二男（發現他有毛病）老太太，犯了什麼老毛病嗎？（去扶他）

祖母（抓住他的手不放）是你，牛兒，我摸着你的手了，讓我摸摸你的臉，你瘦了嗎！

（亂摸）

二男（莫明其妙）……

祖母 你來了，給我望到了，（摸濕衣）呵，衣服全淋濕了……這倒霉的雨快換下來，九兒的媽，快拿衣服來換……九兒媽……（男看裏屋）呵，她，你老婆出去了，她

去接你去了……

二男 (看門外) ……

祖母 九兒九兒…… 咦，你女兒也出去了……

二男 (更莫明其妙) ……

祖母 九兒長得那麼高了，你一定不會認識她了……

二男 (把地上的凳子弄好給她坐下，自己烤火，又不安地，看着大門) ……

祖母 我望得你好苦呀……這三年，這長長的三年裏，你瞧，我眼睛也望瞎了，過年過節，朝朝晚晚，惦着你，白天聽見狗叫，門響，我總以為是你回來了，晚上，儘做着你回來的夢，可是你老沒回來，連信也不給我捎一封，我叫你老婆看茶葉梗，我問燈花，我想聽喜鵲叫，多說你要回來的，哈哈，你果真來了！(拭淚) 可是我已經看不見你了，我的眼睛……

二男 (他自己另有感觸地看看她，自己也沉思) 唔(嘆氣)。

祖母 牛兒，老家的情形怎樣了，咱們關東……

二男 （端詳屋子裏的東西。）

祖母 牛兒，你怎麼來的？

二男 （避開點屋漏水。）……

祖母 你這三年裏在關外幹了些什麼事？……鬼子怎麼樣？……呵，牛兒，你幹麼不說話，凍壞了，快烤一烤，這兒真比咱們老家還冷，這樣的屋子……

二男 （做了幾個勢子方說出）老太太，我不是你……

祖母 牛兒，你的口音有點兒變了，你回去了不是呆在老家裏麼？你呆在別處的是不是你學了一口北路話了，對了，哈爾濱那路的口音……嚶，變了，這三年裏，你口音變了，你女兒變大了，我眼睛也變瞎了，你老婆她一定也變老了，你回頭瞧吧……呵，你可得對她好着點兒，你不在家這三年裏，她可夠苦的了……過年挨節，年輕輕的外鄉娘兒們，能夠沒給這地方的壞人欺侮，可真不易呀……這麼冷的下雨天，她

還出去，到我們從前那些住過的地方去候你去了，怕你找不到咱們呢，可不是，這麼大的地方，咱們這幫關外人，就像沙子似的被人們這麼衝來淘去的……呵，方才還有一個壞傢伙，一個混蛋在欺侮咱們哪……唔，簡直是強盜，把咱們的肉，你老婆給你預備下包餃子吃的一塊豬肉也給搶走了……你餓了嗎？你是不愛在路  
上吃東西的……

二男  
（像是很餓的樣子）……

祖母  
好，你來了，咱們算出了這口氣了！方才那個混蛋還咒你死掉了呢！真是牛兒，你死了，咱們一家三口子還能活麼？……唉，我這麼老了，還得死在外鄉，尸骨也回不了家鄉……

（門響）

二男  
（急往裏屋想逃）……

祖母  
該是你老婆回來了！九兒的媽快來牛兒回來了……他到底給咱們望到了……



母親（進來，見逃到門口的二男）呀，你是（順手門上門）

二男 對不起？我，外面的雨實在太大了。（看祖母）

祖母 九兒的媽，九兒呢？快叫他來認認爸爸！

母親（夢樣地看看那男人，看看祖母）媽媽，他他是……他他不是……

祖母 你快去拿衣服來讓他換，呵，先弄東西吃，快包餃子吧！唉，到底給咱們望到了，我多高興呵，九兒的媽，你……左鄰的大嬸兒她們見到牛兒來了，也不知道該怎麼喜歡呢！

二男 …………這位老太太……

母親（想說明不是自己丈夫，又怕她老人家太失望了）媽媽，你你老人家……他是……他不是……

二男 老太太怪可憐的！

祖母 是呀，可憐咱們這一家子……可是，牛兒你來了就好了，不是麼，今後，咱們……

母親  
媽媽媽媽……

(天色更黑暗，遠遠地有較長的鞭炮聲很輕。)

祖母  
你怎麼了？儘在這兒嚷嚷幹麼聽放鞭炮了，快去叫九兒回來，咱們吃年夜飯，喝團圓

酒封囿子關門過年……

母親  
媽媽，咱們還是等着回關東老家去過年吧！

祖母  
還等什麼？牛兒回來了，只消牛兒回來！咱們在那兒過年都一樣……

(外面打門聲。)

二男  
(着急，四顧室內)……

母親  
(點了一盞油燈)唉！

(打門聲更急。)

祖母  
怎麼回事？誰還來？(大聲)誰呀？

聲音  
(殺氣騰騰地)開門，快開門！

二男 (開里屋門看了看,又找不到窗子,然後鎮定地從身上摸出一點錢來)這,你們過年吧,我反正留着再沒有什麼用處了。

母親 你是……

二男 這給你們過年……

母親 你是……

二男 咱們是老鄉…… (給她錢。)

聲音 開門,幹麼不開門……

母親 (看看二男,看看門)這這是……

(重重地打門)

二男 你開門吧,我不會連累你們的……

母親 你是說他們抓你……

二男 反正逃不了啦

祖母 你們在說什麼？……誰在打門……

母親 （一手拿着錢，一手去開了門）……

（穿雨衣的第三男人進來。）

母親 （立在門邊）……

三男 你！……老子釘了你一個月了！（摸出手槍來對二男）走，行（捕房）裏去！

二男 （看着祖母和母親）……

三男 （拍他一巴掌）快，老子還得回去吃年夜飯的走！

二男 ……（走）

祖母 呀那兒去呀過年了……

三男 行裏過年也一樣！（用槍逼二男出）

祖母 不，牛兒在家裏過年呀！（衝上去）不，牛兒你可再也不能走了！咱們一過年就起身

回關東老家去……牛兒，牛兒……（去摸抱，沒有人）呀，真的走了嗎？九兒的

媽，他真的走了嗎？

母親 走了，這個人走了！

祖母 跟誰去的呀？你幹麼不留住他，快快去追他回來，誰叫他走的？

母親 ……逼走了！

（外面鞭炮聲）

祖母 誰叫我兒子走了？誰逼他走的，我跟他拚命，我這老命反正也不要了！

（外面鞭炮聲更多，更大，更長。）

祖母 我要兒子，我要回關東老家去過年呀！誰搶了我的兒子去？誰不讓咱們回老家過年呀？

（外面鞭炮聲不絕。）

母親 ……

九兒 （從外面奔進來）媽，人家都在過年了，咱們就在關內過年吧！

祖母

母親

九兒

(膨吧!)(一聲高升在近處響起)

哎!(跌倒。)

媽媽!

奶奶!

(鞭炮高升大放。)

——幕——

一九三七年，一月。

搜 查

人：

德 二——一個農夫

銀 弟——德二妻

羅 夫——銀弟的表弟

季大立——偽國保安隊長

兵士們——季的部下

景：

一間屋子。板凳，桌子等家具外，顯目的是一隻大木箱子。開幕時，銀弟正補綴着一件衣服。

銀弟（隨口哼着歌調）

（德二入。）

銀弟呵，你回來了，買賣做得好麼？（繼續哼唱。）噢，幹麼不坐在箱子上歇息呢？（又唱。）

德二我的天爺，停住罷。

銀弟停住什麼？（示手中衣服）你不是說這件衣服，明天要穿麼？

德二停住這個貓叫春罷。

銀弟貓叫春？

德二我頭痛的時候，不樂意聽這種貓子叫——

銀弟呵，對不住，我不知道你又頭痛呀。



德二 我常常頭痛的。

銀弟 呵，對不住。

德二 不用「對得住對不住」了。早就應該把晚飯預備好的，你却沒有預備；瞧，老是個樣兒！

銀弟 讓我替你弄晚飯去。

德二 咳，現在不用了，我吃不下去。我問你，我回來之前，幹麼沒有給我預備好呢？在這兒，哼，哼，唱唱的你，知道這多麼挑人生氣。瞧，老是這個樣兒，你就是這麼着要氣瘋了我。

銀弟 我沒有……

德二 反駁我，駁這就對啦。反駁我，我猜你底下準是要說——瞧，老是這個樣兒。

銀弟 老二！

德二 我問你，我回來之前，晚飯爲什麼不預備好？

銀 弟 你說你要很晚才回家的，老二，你還說七點半才能吃晚飯呢。

德 二 你該知道今天鎮上的買賣不好啊！

銀 弟 今天鎮上的買賣又不好麼？

德 二 用你的頭腦想一想，女人。

銀 弟 想什麼吶，老二？

德 二 假如買賣好的話，我會這個時候就回來麼？你明知道我不能這個時候回來的。

銀 弟 唉，真叫人發愁。

德 二 （大聲）得啦，你發什麼愁，賺錢蝕本你是全不在意的。（坐下）唉，累死啦。

銀 弟 我來幫你把鞋兒脫下來。（拉下一隻來拋在地上。）

德 二 嚇，老天爺，我沒有告訴你我頭痛麼？咳，不用啦，我自己來脫罷。我累得要死啦。

銀 弟 讓我給你一點兒白乾喝罷。

德 二 白乾？頭痛着能喝麼？你知道白乾差不多可以醉死我的。唉，得了，你現在不用管我。

啦。

銀弟 你累啦，老二，你累啦，躺在這箱子上歇一歇，等着吃晚飯罷。我看你累得很哪。

德二 我這全是被你的嘴擾累的，我快要發瘋了！唉，日本鬼子到了咱們東北，來把咱們的買賣都搶走啦。連老婆也變壞了！

銀弟 老二，鎮上買賣的情形怎麼樣？

德二 我已經把鎮上買賣的情形告訴你了。

銀弟 鎮上的人很多麼？

德二 咳，比鬼子沒來之前，可少得多了！

銀弟 有什麼新聞麼？

德二 新聞？你問新聞做什麼？

銀弟 我喜歡聽聽有什麼事情，他們都談了些什麼？

德二 誰們談了些什麼？

銀弟 鎮上的那些人。

德二 滿不是他們的事。咳，鬼子管得比秦始皇還兇，還有什麼好談的呢？他們談的儘是那些個不干自己的。呵，他們談着一樁謀殺的事。

銀弟 一樁謀殺的事！

德二 (大聲 ) 謀殺。我對你說的時候，你能留神點兒麼，我說的是一樁謀殺案。你怎麼不留心聽着。

銀弟 誰被殺了？

德二 我沒有說什麼人被殺。

銀弟 那末又是鬼子殺死了義勇軍……

德二 可是我說的滿不是那回事。我是說兩個人打架，一個人被打死了。

銀弟 什麼人？

德二 那個粗暴的大個兒刺毛狗。

銀弟 刺毛狗保安隊長季大立的兄弟呀？

德二 對啦。季大立的兄弟。他原也是個殺坯！該殺的東西！

銀弟 誰殺了他？

德二 誰殺了他與你有什麼干係？

銀弟 沒有。我只是想知道知道就是了。

德二 你什麼事情多想知道，你要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刺毛狗是你的什麼人？

銀弟 什麼也不是。我的表弟是他的長工。他們倆兒不大對勁兒，常常鬧別扭，吵嘴，就好像他們是男人和老婆似的。

德二 你這話像是暗指着我說的罷。好，我不知道誰殺他的。可是我却知道這個。

銀弟 知道什麼？

德二 我可憐殺他的那個人。

銀弟 爲什麼？

德 二 爲什麼？你還有頭腦麼，女人？

銀 弟 我不明白……

德 二 哼，你想想，像季大立這樣一個大人物，保安隊隊長，鬼子手下的紅人。會讓打死他兄弟的兇手逃得了麼？

銀 弟 你不是說那是兩個人對打打死的麼？

德 二 我說啦，我說啦，我說啦。問個不休，問個不休，問個不休。就真是兩個人你打我，我打你的打架，你想，像季大立這樣的人能讓那兇手逃了麼？哼，季大立一定得把他捉住。哼，那個兇手是一定得倒霉啦。

銀 弟 可憐的人……

德 二 我說，一定得槍斃他。一定得槍斃他。

銀 弟 奇怪，這人是誰呢？

德 二 大家都不知道這人是誰，唔，有兩三個人是有嫌疑的。

銀弟 我希望不是我表弟羅夫。

德二 哼，要是他的話，他一定得吃槍子了。

銀弟 刺毛狗那傢伙可也不是好東西！靠着他哥哥保安隊隊長的勢力，靠着日本鬼子的勢力，專欺侮人！

德二 人家有日本人的勢力呀！誰敢對他怎麼樣！

銀弟 有一次他拿着把斧頭想劈死我表弟羅夫吶。

德二 嘿，我說晚飯簡直還有得吃麼？瞧樣子我得在這兒躺着談一夜啦！

銀弟 你進去躺一下吧，老二，晚飯一會兒就得了。

德二 我怎麼能進去躺呢？你明明知道，我得去監督監督短工們呀。我相信不過這些僱來的短工。

銀弟 我可以跑出去看看那些短工。看他們偷懶不偷懶……

德二 你？我連你預備晚飯都不敢相信。不用你去，不用，我還得自己吃苦。咳，我頭痛，我快

半死了。咳，老是這個樣子呀。不問那一件事，總得我自己去辦。把鞋子給我。

銀弟 讓我去罷，老二。我看着他們把牛趕進來，把高粱收起來。

德二 把——我的——鞋子——給我。我沒有告訴過你麼？不叫你做什麼你不用做什麼。瞧，咳，（穿上鞋子）我方才以為一進門來總得有工夫歇一會兒了。可是瞧，咳，老是這個樣子呀。（轉身往外走）你在這兒餓什麼？去——把——飯預備好了。咳，幾時你把我弄進了坟墓，我想你就安心了。你成心要這麼氣瘋我嘛。

銀弟 我馬上就去預備晚飯去，老二。

德二 你成心要這麼氣瘋我。咳，瞧呀，老是這個樣兒呀。（走出）

銀弟 唉，只怪我們倆沒有個孩子。如果我們有個孩子，他就不會這樣待我了。咳，（一面說一面把桌子收拾乾淨）如果我現在有個孩子，他一定會兩樣的。現在，除了「咳，我的頭痛，」「瞧，咳，老是這個樣兒呀，」這些話之外，他就什麼話都沒有。我只聽一聽謀殺的事，我們得一樁謀殺的事來談一談，是難得有的，可是他那樣兒



就好像我們每天有得談似的……刺毛狗那傢伙倒底被人殺死了，我向來不  
喜歡這個人。（有人猛烈敲後面的門。）

聲 音 開開門，開開門，德二哥，銀弟。

銀 弟 誰呀？

聲 音 開門。開門。快讓我進去。

銀 弟 你是誰呀？

聲 音 開門。

銀 弟 （跑向門）問你是誰？你怎麼不答應？（羅夫進）呵，羅夫你好哇？

羅 夫 糟了，糟了！

銀 弟 怎麼回事？羅夫？

羅 夫 聽到消息沒有？表姊！

銀 弟 什麼消息？

羅夫 關於刺毛狗的事情。

銀弟 他死啦，你說關於他的什麼事情？

羅夫 是我殺死的，表姊！

銀弟 什麼，（驚）是你，你爲什麼要殺死他？

羅夫 我不殺死他，他就要殺死我的。所以我們兩個打了起來，我就把他殺死了。

銀弟 你們爲什麼打架的呢？

羅夫 事情是這樣，表姊。自從關內中國軍隊在蘆溝橋打日本鬼子之後，我們這兒關東各山頭義勇軍不是很厲害麼？今天早晨天還沒亮的時候，杜家屯的三禿子來找我，他早就當了義勇軍了，常常來跟我講，咱們應該趁關內抗日的時候，打倒鬼子，把鬼子趕走，咱們才有日子過這些話的。今天他說，從八月十三起，上海、海口這些地方，都跟鬼子幹上了，把鬼子打敗得什麼似的，所以這兒哈拉嶺的義勇軍就要來搶季大立保安隊的槍了，問我肯不肯做個內應。我答應他了。三禿子走了，那

里知道這時候，刺毛狗從他姘頭郭大鬍子女兒那兒回來，把我的話全聽去了。他就抓住我，說我私通義勇軍！我就……

銀 弟 他們知道是你殺的嗎？

羅 夫 季大立他是會知道的。

銀 弟 你知道季大立是個什麼人，他一定馬上就會追來的。他會放過一個私通義勇軍的人嗎？他會讓一個打死他兄弟的人逃走嗎？你打算怎麼辦呢？羅夫？

羅 夫 表姊！

銀 弟 怎麼？

羅 夫 你總不會把我推出去吧。你總不會罵我私通義勇軍是壞的罷。我要是不打死他，我一定不會死在他哥哥的保安隊手里，死在鬼子手里的。

銀 弟 自然我不能把你推出去，可是怎麼辦呢？

羅 夫 表姊，你願意救我嗎？

銀弟 羅夫，你放心，我一定要救你的。唉，別儘這樣耽擱時候呀。我把你藏在那兒呢？誰能

抵擋得住季大立呢？這除了鬼子他們自己恐怕全不能罷！你該上那兒去呢？想一想，羅夫，你想一想，你該上那兒去？

羅夫 你會救我的。

銀弟 我麼？

羅夫 你和表姊夫德二哥！

銀弟 你說老二他……

羅夫 我想你們倆個可以的。

銀弟 我們倆個能抵擋得住季大立麼？

羅夫 擋着他，等到我逃上哈啦嶺去。或者等到哈啦嶺的義勇軍打到這兒來的時候就得了。

銀弟 抵擋季大立，保安隊長那樣一個人哪？

羅夫 我知道這是一樁危險的事情，表姊，我知道這是一樁極危險的事情！

銀弟 你知道，羅夫，你的表姊夫老二，他簡直不行！

羅夫 沒有多久，表姊，哈啦嶺的義勇軍就會來的……

銀弟 唔，知道他們什麼時候來呢……

羅夫 今天晚上一定會來的。要不，我們只消把季大立混開追我的道兒，那麼我就自己溜到哈啦嶺的義勇軍里去，那只消一兩夜的光景。

銀弟 唉，老二究竟是老二，我呢，只是個婦道人家，婦道人家對付這樣的事簡直沒有多少用處的。

羅夫 讓我在這兒躲一躲，可以麼？

銀弟 我能夠想出個方法來就好了！要不，你到別的地方去試試……

羅夫 我能到別的什麼地方去呢？（走的樣子）唉，好，到別的地方去試試吧！

銀弟 唔，你快別到別的地方去。你就藏在這兒好了。我在想有什麼法子對付季大立跟

老二。

羅夫 表姊，我得好好兒謝謝你！

銀弟 哼，現在不用鬧這個。這不是謝不謝的時候。來，快躲到這兒來。呵，你不能藏在這裏。屋上這兒來，現在我把你關進那羊欄里去。快着點兒，別等你姊夫回來。（從側門

往外走。）

羅夫 我只要把季大立混過追我的道兒去。

銀弟 噯，先把季大立混過去再說。羅夫，我們以後再打算怎麼逃。快跟我來。（下場。）

（對面的側屋門開了，德二又進來。）

德二 喂，喂，晚飯已經預備好了麼？真他媽的太糟啦。咦，這女人幹什麼去了呢？咳，我這頭痛病，咳，瞧，老是這個樣兒，頭痛得我要死還不夠，我還得等候着吃晚飯。

銀弟 （上）什麼事，老二？

德二 什麼事？晚飯在那兒呢！憑什麼晚飯沒有預備好？

銀 弟 我剛才接待了一個客人，老二，一個客人。

德 二 一個客人，嘿，誰請他來的？

銀 弟 沒有人請他來，他自個兒來的，他和我有點親戚。

德 二 呵，原來是你的親戚。他得打擾我多少時候呢？

銀 弟 我倒願意讓他住些時候。只要你不在意，老二。

德 二 你知道我在意呀，我不能讓生客住在家里，回頭還得上保安隊去報告，回頭還得讓保安隊來調查，要是個不正當的人，或則是義勇軍的話，還得抓去殺頭，還得……咳，我頭痛得一半兒瘋了，這就很夠了，我家里還得留個客人。瞧，咳，老是這個樣兒啊。這客人是誰呢？

銀 弟 我剛才告訴過你了，他是我的——一個親戚。

德 二 一個親戚，可巧偏偏又是一個親戚。那我還得待他客氣着點兒呀。銀弟，我以為你應當替我稍微想一想的。咳，瞧，你除了自己之外，誰也不給想一想。跟你們婦道人

在一塊老是這個樣兒呀。

銀 弟 他住不了多少日子的，老二。

德 二 我告訴你怎麼回事罷。如果他識相的話，他就住過這一夜，明天午前就走。如果是一個不習好的人，或者他是正在倒霉的時候，我可不能叫他留在我的地方。我要自己叫狗來咬他。

銀 弟 你不能那麼辦，老二，我已經把他讓進來了。我不能再翻悔我的話。現在我已經答應救他了。

德 二 救他？

銀 弟 你知道他正在困難的時候哪！

德 二 什麼困難？他究竟是誰？

銀 弟 表弟，羅夫。

德 二 羅夫！他倒了什麼霉啦？他這個人脾氣很壞！



銀弟 他不壞。

德二 我說他壞，別反駁我。他做了什麼事了？

銀弟 唔……那是……那是一場你打我，我打你的打架……

德二 一場——你打我——我打你的——打架。你——不是——說——

銀弟 呃，呃——

德二 不是……不……不是跟刺毛狗罷？

銀弟 唔，是他把刺毛狗打死了。

德二 那個保安隊隊長季大立的兄弟呀。

銀弟 是的。

德二 你這混人，糊塗蛋，竟把他讓進來了。殺刺毛狗的兇手啊。殺保安隊隊長的兄弟的

兇手呀。

銀弟 那是一場你打我，我打你的打架。

德二 哼，那——是——一場——你打我，我打你的打架。你打我，我打你，打死了季大立的兄弟。

銀弟 要是他不打死刺毛狗，刺毛狗會打死他的。

德二 哼，在我家裏，這兒，你居然敢把殺人的兇手讓進來啦。他在那兒了？還不快說出來？

銀弟 此刻在屋子後面羊欄裏了。那是個好地方。他們一定不會到羊羣裏去找的。

德二 咳，我的頭就像磨坊里的七座磨在那兒轉呢。在我家裏。哎呀，我的頭。哎呀，倒霉，這會兒我該死了！咳，我得了頭痛病，而且回家來，累壞了還不夠，還得受季大立的欺侮。他一定要燒了這屋子的。他會的，他一定會的。我都知道季大立的。他，頂頂大名的保安隊隊長，這兒方圓圍幾十里地方，誰不怕他！即或他不燒我的屋子，他也要很很地罰我，重重地辦我的。他要罰我一羣羊，把我的東西全拿了去。受害得要死，晚飯沒有預備，這還不夠，還得損失牲口，家敗人亡，被季大立殺死在床上。瞧，咳，老是這個樣兒呀。

銀弟 你放心，決不會那樣的。可憐可憐羅夫吧。

德二 可憐？可憐的羅夫稍爲可憐我一點兒吧。我是個被人害了的人，我完了。季大立要揪着我的頭髮一上一下地扯我的。他要用大拳頭打我的胸，他要把日本人給他的手槍對準我的心。他會的，他一定會的。季大立的，誰不怕他？你却把一個兇手領了進來。一個兇手哪！假如他是殺死別的什麼人的兇手，我倒還不在意，却是謀殺刺毛狗，季大立的兄弟的人哪！

銀弟 我告訴你，這不是謀殺。羅夫不是想謀殺刺毛狗，是刺毛狗先要羅夫的性命！

德二 季大立會跟你說這些麼？對啦，他是要這麼說的。他要說：我得把你的羊趕走。他要說，還要那些可愛的牛。他要說，我得把你的屋子燒掉，得把你燒死在你的床上。咳，哎呀，哎呀。

銀弟 得啦。別像個哭哭啼啼的小孩兒似的。還有比燒死在我們的床上更壞的事情呢。來，得像個男子，老二。照你這樣兒，人們會笑你是怕死的。

德 二 嘛，停住你的嘴吧，千請萬請。哎呀，哎呀。

銀 弟 那都滿不要緊，老二。我給你拿好吃的晚飯去。

德 二 你再待一分鐘，就要把我氣瘋了。晚飯，季大立的槍子兒是你給我預備的好晚飯了。咳，停住你嘮嘮叨叨的嘴吧，讓我死得寧靜一點兒！

銀 弟 等不了多大工夫，季大立就會追到我們這裏來，這是一定的。他不是一個肯安心在路上等仇人的人。他像瘋狗似的，季大立是這樣的。

德 二 哎呀，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呀？

銀 弟 辦？胆大一點就得了。只要不害怕，就沒有危險。我們不承認羅夫上這兒來過。

德 二 他現也許正來着呢。往窗外瞧一瞧，銀弟，他來了麼？

銀 弟 （瞧）有人來啦，一羣人。總有一隊人！

德 二 哎呀，我死得不合適，不合適呀！

銀 弟 得像個男子漢的樣兒，他們走得很快，一會兒工夫就要到這兒來了。（再瞧）對

啦！那就是季大立。他領着兵在頭裏走着。（對德二）現在要像個男人啊，老二，不礙事。

德二 哎呀！哎呀！

銀弟 除了羊欄，你能想出更好的地方麼？

德二 哎呀！

銀弟 （獨語）唉！我怎麼當初不嫁給一個男子漢呢？你想他們要看一看裝滿着羊的羊欄麼？我聽說他們一定不看的。

德二 哎，羅夫不礙事。我想的是我自己啊。我自己啊。哎。

銀弟 不害羞！

德二 我日子過得好好的。雖說鬼子來過之後，買賣不好做，但是，咳……：

銀弟 替可憐的羅夫想一想吧，鼓起勇氣來，男人。季大立只要一看見你這個神氣，他馬上就要懷疑了。這是關係咱們客人的性命的！

德 二 唉，一個客人，客人……：

銀 弟 老二，你自己鼓起勇氣來，羅夫在羊欄裏是平安的。季大立不會找出什麼證據來。你的客人的性命全看你的神氣如何了。別在那里哆哆嗦嗦的像軟骨頭的老廢物，挺起你的胸來，帶上一副怒容，像個強盜的樣子。（德二瞧她這樣做了）噯，這樣稍會好一點兒了。（外面敲門）他們來了！

德 二 哎，我是個死人了！

銀 弟 哎，你死了我可以搖動你。你自己得裝出個滿不在意的樣子。（敲門聲）進來。你去把門開開，老二。

德 二 我不能開，你怎麼敢教我去開門呢？（敲門聲）

銀 弟 去開呀，老二，去開開，男人。

德 二 銀弟，你不在意，你去開，你的胆子比我大。

銀 弟 快點兒，老二，開門是房主人的事。

聲音 里邊快開門哪。

銀 弟 那麼我去開了。(走到門邊)進來，進來。

(季大立和兵士們進來。)

季大立 爲什麼叫了半天方才開門？

銀 弟 隊長大人，我們的男人今夜有病。

季大立 是麼？

德 二 啊。哎。

季大立 (仔細看他們倆人)我想你們這里生產應該是很安樂的。沒有爭吵，沒有賭博，沒有打架，沒有土匪義勇軍……

銀 弟 大人，我男人在買賣上受了損失啦。就是趕這幾場的集弄壞的。今天他一回家來就是念念道道的樣兒，週路全涼了，像個死人似的。(停頓)我能給你辦什麼事呢，季大人您請坐！真是，我們這兒實在太髒了！季大人怎麼有空工夫到我們這兒

來啦。噢，自從幾次清鄉之外，我記不清見過你沒有？

季大立 沒有吧，我亦記不清那麼許多……（他走到德二面前，用力拍他的肩。）

德二 哎呀，怎麼啦，季大人別打呀！

季大立 我要跟你談一下，德二。

德二 談——一下。啊，好好，那好，很好。

季大立 （向他的兵士們）出去站在門邊。不吩咐你們不用動。

兵士們 是。（退出）

銀弟 兵爺們不喜歡喝點兒麼？路上一定是很辛苦了。季大人，今晚我的男人病着，你要我們辦什麼事，只管吩咐我就得了。

季大立 唔，我要跟德二談一談。

德二 我——我這毛病，季大人咳，這是天氣的毛病。銀弟，她可以替我辦事情的。我的頭呀，我的頭壞啦。在潮濕天氣里，我這頭痛的老毛病就犯了！



銀弟 季大人，你有話儘管吩咐得了。

季大立 不，銀弟，我必須跟德二私人談一談。你先到旁邊那間屋子去一下。

銀弟 自然可以。不過，季大人，我男人他今晚有病，有點希理糊塗的，恐怕……

季大立 （叫一個兵士）費得功（兵士上）看着她，別教她離開這屋子！

兵士 是。

銀弟 （捉摸德二的神色）自己去就是。（她毫不在意地走出去。兵士跟下。）

季大立 （大聲地）我有一件事要問你，老羅在那兒了？

德二 老羅？

季大立 對啦。

德二 你是說那個老羅呀？

季大立 你很知道我說的是那個老羅。

德二 嘔，你是說後山的老羅麼？對啦。一個胖子，他……

季大立 不（瞪着他）德二

德二 嘔，年青的那個老羅麼，那個老跛子的兒子，他現在……

季大立 （急拍桌子）德二

德二 別急，季大人，您自己一個人弄混亂了的。我不知道您究竟說那一個老羅，姓羅的不是很多麼？

季大立 羅夫在那兒啦？銀弟的表弟，你的表舅子羅夫。

德二 呵，那一個羅夫呀。是啊。那個脾氣不大好的，是啊。

季大立 對啦。那個羅夫，他在那兒了？

德二 唔，我沒有看見他，季大人。

季大立 我猜想你連他的事情也沒聽見過？

德二 沒有。

季大立 沒有，真的麼？

德 二 不聽見過一點兒，我聽見過他的一點事情啦。

季大立 關於他今天所做的事麼？

德 二 我不知道他今天做了甚麼事情。

季大立 你聽見我兄弟的事情了麼？

德 二 你兄弟刺毛狗，呵，刺毛兄麼？聽見了，聽見了，我聽見了心上很難受……

季大立 那就是羅夫幹的！

德 二 羅夫？

季大立 他現在在那兒了？

德 二 你的兄弟？

季大立 德二，你不願意答我的話，是麼？

德 二 不用着急，季大人。你太着急了。不給我說話的機會。你打算要知道的是什麼事？

季大立 羅夫在什麼地方啦？

德 二 我沒有看見他，季大人。我怎麼知道羅夫在那兒了呢？

季大立 人家方才看見他向着這屋子來了。

德 二 向着這屋子來了？

季大立 就在一點鐘以前。

德 二 羅夫麼？

季大立 不用費話了，德二，他在那兒了？

德 二 我不知道，唔，我不知道。

季大立 你扯謊，你還不識好歹的老狗！我要把這刀塞進你的膽子里去。你敢再說你不知道，你扯半句謊，我先把你扯謊的舌頭扯下來，再一槍打開你的腦袋，一把火燒光

你的屋子。

德 二 別急呀，季大人。別呀，你那就傷害人啦。別呀，季大人！

季大立 那麼別再扯謊啦。

德 二 你看你已經傷害了我了。我這就要鬧七天七晚的頭痛病啦！

季大立 好好的說。（停頓）那麼羅夫在這兒了。你說他沒有在這兒麼？

德 二 對啦，季大人。

季大立 瞧，咱們早晚總能談到這句話的不是。他在這兒了。藏在什麼地方了？

德 二 嘔，嘔……

季大立 他藏在那兒了？

德 二 可憐可憐我罷，季大人！

季大立 可憐，嘿？

德 二 我受不了啊。嗨，我有病，季大人，我這頭呀……

季大立 你看見我這把指揮刀了嗎？你看見我這手槍了麼？你看見我門外那些兵了麼？

德 二 嘔，別呀，季大人。

季大立 聽到，德二，在我走之前，我得把羅夫捉着的，讓你知道知道我的厲害，不管你說不

說！

德 二 嘔，季大人什麼事我都願意做，可是……

季大立 好啦，你不用告訴我他在那兒，不用說了，你明白麼？

德 二 季大人！

季大立 讓我們兩人商量一下。你不願意你的老婆罵你，我知道這個。你不願意我把你的屋子燒了，把這刀子刺進你的胸口，或者把手槍打開你的腦袋。我也知道這個。好啦，你就把羅夫暗中交給我罷。

德 二 我不能。

季大立 你暗暗地指點給我一個什麼地方，可以叫我找得着他。我假裝搜尋這屋子，就好像碰巧找到了他似的。快說。

德 二 不——

季大立 不好，（掏出一個錢袋來）你看見這個袋子了麼？

德二 看見了。

季大立 你聽見了？嘿！叮噹，叮噹，聽見了麼？他在那兒了？

德二 錢，聽見了。

季大立 窩藏兇手是什麼罪名？你見過了麼？

德二 呀！

季大立 呀？羅夫燈人的兇手，你窩藏，窩藏……

德二 唔……

季大立 德二，我知道你是好人，羅夫的事情，與你沒有干係。我呢，也不願小事大辦。所以只消你好好對我說了，就得了！

德二 ……

季大立 快說！聽見了麼？白花的錢，來就打耳語得了。那兒啦？快說！

德二 你這錢是什麼意思？

季大立 錢，給你呀，你說出來了，賞你錢。來，你用不着直說出來。你聽這錢叮叮噹噹的。

德 二 那是不少的錢吧？

季大立 自然，你可以拿這錢去花。以後，我還可以保護你。嘿，快說，他在那兒啦？

德 二 …………

季大立 德二，你要不說，早晚我把他搜出來了，哼，那時候抄家，殺頭，全有你的份兒，現在，就在這兒低語好了，他在那兒啦？他在這兒這箱子里了麼？

德 二 沒有，沒有在這箱子里。

季大立 沒有？箱子里是什麼東西？

德 二 銀弟，我老婆的東西。

季大立 那麼他在樓上了麼？啊？樓上啦？

德 二 沒有，他沒有在樓上。

季大立 屋子外邊了？啊？



德 二 季大人

季大立 怎麼樣？

德 二 你不把我藏起他來這事兒記掛在心里罷？

季大立 不，我自然不。

德 二 真的你不？你不罰我窩藏他罷？不把我的牲口趕走也不燒我的屋子罷？

季大立 不，不，如果你告訴我他在那兒了，我就不。

德 二 你可以先搜搜這屋子。假裝……

季大立 對啦，我假裝搜查這屋子。以後呢？

德 二 看見那邊那扇門了麼？

季大立 看見了，看見了，怎麼樣？

德 二 你走過那門去。不，不，走過這扇門，再圍着這屋子轉。

季大立 轉？向那邊轉呢？在草堆里了麼？

德 二 沒有，沒有在草堆里。

季大立 在豬窩里了罷？

德 二 你倒可以往豬窩里探一探。

季大立 還有什麼地方？

德 二 一直往豬窩的左邊去。

季大立 該是牛棚了！

德 三 不，不對，你也可以往牛棚里張一張。

季大立 還有什麼地方呢？

德 二 季大人。

季大立 唔。

德 二 真的你不能告訴別人，賭咒不說是我告訴你的。

季大立 自然我不告訴別人。

德 二 唔，你可以數一數羊去，你懂啦。

季大立 打牛棚再過去對麼？

德 二 打牛棚那邊走過去。

季大立 我得眼看着教人把羊數完的，謝謝你，德二。

德 二 現在，你要假裝往樓上去找麼？

季大立 慢着，現在我們要让銀弟進來了。

德 二 別，別，季大人別讓我老婆進來，別。

季大立 叫她進來呀，費得功！

費得功 (上) 隊長！

季大立 讓她進來。

費得功 是。(對外)你現在可以進來了。

(銀弟入)

銀弟 好哇。你們稱心地談完了罷？

季大立 沒有，還不像我想的那麼便當呢。你的丈夫今夜說話聲音很低。來幾個人！

兵士們 (入) 隊長！

季大立 銀弟，我必須搜一搜這屋子，已經跟你的丈夫說了，我得把所有的房間都搜完。

銀弟 搜查我的屋子？

季大立 對啦。

銀弟 你爲什麼搜查我的屋子？

季大立 找你的表弟羅夫。

銀弟 我的——表弟——羅夫。

季大立 對啦。

銀弟 這是我的屋子，這不是羅夫的屋子。你……

季大立 (對兵士們) 你們上樓去。把這屋子里到處都搜一遍。

銀 弟 德二，你怎麼這樣……

季大立 別廢話！

費得功 隊長！

季大立 什麼事？

費得功 那個箱子，隊長……（指着箱子。）

季大立 唔，箱子怎麼樣？

費得功 我想他許是藏在那箱子里啦。

季大立 叫你們上樓去。（兵士走了，轉向德二）你也來，德二，如果失了什麼東西，你可以

……

德 二 不，讓銀弟跟上去罷，季大人，她……

季大立 （瞟她一眼）不，你來。

德 二 不，不，呵，呵（走）

銀弟 你往那兒去德二？

德二 唔，跟季大人上樓去，唔……

銀弟 唉！我是嫁給一個男人呢，還是嫁一個啞啞叫的老羊了呢？

季大立 來呀，德二來，快來。

德二 （對銀弟）把晚飯預備好，別站在那兒。（跟季大立下）

銀弟 把晚飯預備好，把晚飯預備好。他就要做什麼呀？怎麼德二沒有給我一個暗號呢？

他們要搜羊欄的，他們一定要搜羊欄的。他們再待一會兒就要到那邊去了。唉，怎麼我把它放在羊欄里了呢？我真不該就留他住下的！我怎麼辦呢？他們一會兒就下樓來了。咦，這一袋錢是幹什麼的？這一袋錢是幹什麼的？呵，德二出賣了他，出賣了羅夫了。這是血錢！唉，我怎麼辦？哎呀，天爺，我怎麼辦？

德二 （在樓上）銀弟！

銀弟 噯。

德二 好啦。沒有什麼事。我只要知道知道你是不是在下邊。

銀弟 我怎麼辦呢？（她輕輕地快快地跑出去，二三秒之後，他帶着羅夫回來。）

（樓上有移動物件聲及人聲。）

銀弟 快着，快着。這是最後的機會。

羅夫 我怎麼辦呢？

銀弟 一句話也別說，這是最後的運氣啦！

德二 （樓上）銀弟，你還在下邊麼？

銀弟 我還在這兒呀。進這箱子里去，羅夫，快鑽進箱子里去。（她開開箱子。）

羅夫 不，我趁此刻逃走吧！（走）

銀弟 （抓他回來）逃去送死！外面有兵圍着的……

羅夫 天黑了，怎麼義勇軍還不來呢？

銀弟 快進去，我得把你鎖在里邊。可別打噴嚏呀，千萬別，如果你要打噴嚏，按住你的上

嘴唇，這是最後的機會。唉，羅夫……（她把他蓋在箱子里鎖起，把鑰匙拿着，以後她輕輕地快快地裝着預備晚飯。）

（季大立、德二和兵士們又進。）

銀弟 好啦，你們碰巧把我的表弟羅夫找着了……

季大立 我還沒有搜查完呢。

銀弟 還沒有查完麼？你可以看一看那兒的碗廚上。如果我是你，我就要看一看。或者看一看鍋里。對啦，看一看鍋里，德二，把鍋給他看一看。

季大立 （對他兵士中的幾個說）走進廚房去看一看鍋里，你們幾個去。你們其餘的跟我來。我們得把園場搜查，搜查。

銀弟 （低聲）別驚擾了你的令兄。

季大立 什麼令兄？（走。）

銀弟 （輕聲）毛騾！



(季帶兵士下。)

銀弟 德二！

德二 怎麼？

銀弟 這錢袋是作什麼的？

德二 錢袋？

銀弟 這兒這個錢袋是作什麼的？

德二 這是我從集上帶回來的。

銀弟 滿不是那麼回事。

德二 嘔，不是，那不是。

銀弟 那末……

德二 那麼我想是季大立進來的時候放在那兒的。

銀弟 你看見季大立放在這兒了麼？

德二 現在請你停住你的嘴吧。聽！

銀弟 聽什麼？

德二 好像聽見這墳子里有種聲音，一聲叫喊。

銀弟 我的天爺！一聲叫喊那末（他們走向門邊。）

德二 我但願他們搜不着他。

銀弟 嘔，求天求地，菩薩蒙蔽他們的眼睛啊。

德二 我恐怕他們一定找得着他的。你想方纔那叫聲是什麼？

銀弟 我的天爺，他們不要臉，不是麼，他們……

德二 以後你聽見一種哼哼的聲音了麼？

銀弟 可憐的羅夫，可憐的羅夫呀！

德二 我們總算盡了我們的心力了。銀弟！

銀弟 對啦，菩薩保佑你，德二，就像你幫助羅夫一樣！

德 二 唔，我已經爲他盡了心力了……

銀 弟 對啦，我想你總算對得住人了，我也希望你對得住人！

德 二 可憐……

銀 弟 可憐的羅夫。

德 二 停住吧，銀弟。我們早晚都得死……（外邊呼喊聲。）

銀 弟 （蒙上她的眼）嘔，羅夫呀，這樣年輕的小伙子……

德 二 得啦，得啦，現在都完了。

銀 弟 嘔，我的羅夫，我的親表弟……

德 二 得啦，得啦。現在停住罷，停住罷。你那樣兒的啼啼哭哭，我的頭，唉，頭痛呀！

銀 弟 嘔，羅夫，你生前那麼年輕，那麼能幹……：你不曾接過媳婦，留下個孩子，可憐你

就……（外邊呼喊聲。）

德 二 他們把他捉住了。他們把他捉住了。（他搓搓手）可憐的羅夫，可憐他還這麼年

輕……

銀弟 他是多有希望的人呀，可惜就被這些缺德的惡漢，日本鬼子的走狗，奸細，把他的命送掉啦！

德二 銀弟，你要把我氣瘋了麼？現在就氣瘋了我罷。

銀弟 唉，羅夫呀，生前你能耕地，能打獵，在大伙兒中間，你簡直像個英雄，沒有一個人打槍能打得你那麼好的。沒有再比你更能幹的人！你和氣，你有勁兒，你又有胆量！現在你要被他們打死了，你……

德二 得啦，銀弟。這麼一點小事，扯這麼長幹麼？羅夫既是死啦，季大立他們就要回屋子來啦。現在請你停住你的聲音吧。（季大立與兵士們又入場。）

季大立 德二，你他媽的，我得跟你算賬！

銀弟 把我的死人擡來，把我的死人交給我！你們，你們這些……

季大立 德二，我得把你的耳朵先割下來。

銀弟 死屍在那兒啦？你們把我領到羅夫的屍首那兒去。

季大立 他媽的，~~幹他~~死屍！

銀弟 唉，老天爺哪！（假裝要發昏。）

德二 什麼？

季大立 你這惡狗！你跟他幹了什麼勾當了？搗的什麼鬼！

德二 跟他幹了什麼？

季大立 跟羅夫，嘿！他在那兒啦？

德二 我什麼事也沒有做過呀。什麼事也沒有。

季大立 混蛋！

德二 我跟他真的什麼事也沒有做！

季大立 你又扯謊，你敢再說你沒有把他放走！

德二 我是沒有把他放走！

季大立 你胡說！

德二 我怎樣能把他放走呢？

季大立 怎麼樣放？我怎麼知道你怎麼樣呢？可是我倒要知道知道怎麼放走的。我要把你

活剝了皮，我要把你的肉醃來吃！我要——我要——我要——

德二 唉，可別。季大人，我發誓——我賭咒，我以為你一定可以捉住他的了。

季大立 你已經把他放走了。

德二 我沒有，我實在沒有瞞！

季大立 你他媽的，先告訴我到羊欄里去找。

德二 是在羊欄里的。

季大立 等着我們到別的地方去搜查的時候，你又把他偷偷地放逃了。

費得功 把他拴在牛尾巴上。隊長，讓我們打他的靶子。

德二 嘔，嘔……

季大立 (走向他) 你把羅夫弄到那兒去啦嘿!

德二 他就在我方纔告訴你的那羊欄里啦，季大人，他藏在那兒的，他的確藏在那兒的。

季大立 哼，你還說他的確藏在那兒的麼？可是人呢？現在他在那兒了呢？

德二 唔，他也許又改了別的地方躲起來了！

一個兵士 你從來還沒看過那個箱子呢，隊長！

季大立 啊，對啦！那個箱子。(他搬一搬箱蓋) 鑰匙在那兒啦？

德二 問銀弟。

季大立 這箱子的鑰匙在那兒啦，銀弟？

銀弟 這箱子的鑰匙倒有，你別想能要了我的鑰匙去！季大人，你們這一幫人在這兒擾

害得我夠受的了。

季大立 快着，拿鑰匙來。

銀弟 你要不了鑰匙去。

一個兵士 把牠劈開了吧。

另一個兵士 得啦，不必看這箱子啦。我們要不趕快，羅夫又藏在別的人家里去，可就麻煩啦。

季大立 給我鑰匙。德二，又裝什麼孫子。

德二 你就把鑰匙交給他罷。銀弟。

銀弟 我告訴你，你要不了鑰匙去。你已經把這房子翻江倒海地搜查過了。

季大立 給我鑰匙！

費得功 隊長，我去找把斧頭來！

銀弟 (把鑰匙扔在地上) 拿去罷，壞運氣也跟着拿去罷。

季大立 得，只要你肯給我鑰匙就得了。

德二 嘔，箱子里是沒有什麼……：

季大立 好，德二，你還有什麼給我說的？



德 二 嘔，我說，我這箱子，這箱子里沒有什麼……

季大立 你這老狗，你窩藏兇手，你私放兇手，該怎麼樣治你人呀！

費得功 有，隊長！

季大立 預備火，把這兩個狗東西燒死在他屋里！

費得功 是了！

德 二 嘔，（跪下）季大人，你……

另一兵士 （從外面來）報告隊長！

季大立 什麼？

另一兵士 哈啦嶺的義勇軍打來了，放火為號，外面已經起火了！快，快，快進堡子了！……

是哈啦嶺那幫義勇軍！

季大立 呀？（他們匆匆走去。）

（銀弟看着他們走了，轉身回來，把箱子的鎖開開，可是不把箱子打開，却轉身來

望着德二。他走向門邊往外望，又回來坐在箱子上。銀弟從他身邊退到後邊。

德二 好啦，他們已經走啦。（停頓。）他們已經走啦。（沒有回答。）我跟你說話的時候，你不能回答一句嗎？

銀弟 能呀，我能回答你一句，謝謝天，我沒有給你生過一個孩子！

德二 （神經的）我得了頭痛病啦。我不能——喔——（箱子蓋被推起來了。德二從上邊跳下來。羅夫出現。）羅夫！

羅夫 羅夫！

德二 羅夫，我方纔沒有那意思——我發誓沒有。我沒有那意思。那是……

（外面槍聲響。）

羅夫 呀！（又縮入。）

德二 喂，羅夫……

羅夫 銀弟，怎麼啦？他們在那兒啦？

銀弟 他們已經走啦，羅夫義勇軍已經來了！（羅夫跳出，外面槍聲，人聲。）來，來，我們一

塊兒走，羅夫。（他們轉身要走。）

德二 銀弟，羅夫你們那兒去？

（外面火光，槍聲，人聲。）

（幕）

——根據 John Masefield 的 "The Looked Chest" 改編。

80.30